

九尾龟

#815.2  
5

醒世  
小說

九尾

龜卷二

第四十九回

方小松演說風流案

貝夫人看戲麗華園



且說方小松向章秋谷說道。你可曉得霍春榮的歷史麼。他還是中堂的門婿呢。章秋谷和貢春樹聽了。不覺大爲詫異。章秋谷便問小松道。怎麼說霍春榮是中堂的門婿。這句話兒。我却有些不信。那裏有這樣的事兒。他既是中堂的門婿。爲什麼不去做官。只要拿了他丈人的一封八行。那一省不好去當差署缺。還肯在蘇州唱戲。做這種卑賤的勾當麼。方小松聽了。哈哈的笑道。你這個人。怎麼這般老實。難道真個中堂的門婿。肯來唱戲麼。秋谷也笑道。既然如此。爲什麼你又要這樣說呢。方小松道。這件事兒說也話長。真是江蘇省內。唯一無二的新聞。待我慢慢兒的和你細說。一面說著。就回過眼光。兩旁一看。把手指着一間包廂內道。你看這裏頭坐的。却是真的真真中堂的小姐。翰苑的夫人。這個新聞。就出在他們府上。你在上海。難道沒有一點風聲。秋谷聽了。不及回答。小松連忙轉過眼光。跟著方小松手指的包廂裏面。仔細兒看。只見包廂內。坐着一位服御輝煌的中年婦人。旁邊還坐著一個少婦。那中年婦人約莫有四十餘歲。面上却還不甚看得出來。看著只像個三十多歲的樣子。徐娘年紀。未褪嬌紅。中婦風情。猶傳眉嫵。那兩隻秋波。水汪汪的十分活潑。就像那秋月無塵。春星片彩。明顯著一付嬌嬈的態度出來。這樣的婦人。若在少年時。可想而知一定是個尤物。再看那旁坐的少婦時。更是冰雪爲飢。瓊瑤作骨。芙蓉如面。楊柳爲腰。太真紅玉之香。洛浦凌波之影。低鬟顧影。媚態橫生。真是寶月祥雲。明珠仙露。把個章秋谷竟看得呆了多時。又見他珠翠滿頭。紗羅被體。那頭上的簪飾。映著保險燈的光彩。珠光寶氣。曄曄照人。背後更有許多俊俏青衣。成羣圍列。那包廂之外。立著幾個家人。垂手侍立。肅然無聲。章秋谷看罷。方才向方小松道。看他們這個樣兒。一定

是個貴家內眷。不過那神情意態。覺得甚是飛揚。眉目之間。隱隱有些蕩意。你怎麼說他們府內出的什麼新聞。快些把這件新聞的原委。細細講來。好待我們靜聽。春樹也異口同聲的。叫小松快講。方小松微笑一笑。方才附耳低聲。把這件故事。細細的講說出來。看官在下做到此間。只好把章秋谷一邊按下。且把這件新聞。一一的演說出來。好叫看官們不至茫無頭緒。閒話休提。書歸正傳。你道那廂房內的婦女。究竟是何等人家的內眷。說將起來。來歷却也不小。原來這中年婦人的母家。姓余。他父親名叫余頌南。翰苑出身。歷任京秩。後來熬鍊得資格深了。輩數老了。就洊升了刑部尚書。并在軍機處贊畫樞務。居然就是一位中堂。這余中堂生平。只有一個女兒。十分溺愛。嫁與蘇州貝太史爲室。丰姿雖是嬌嬈。情性却甚爲悍戾。偏偏這位貝太史。又是個懼內庸夫。到了外邊。天不怕。地不怕。的人兒。一到進了自己的房門。看見了床頭的這尊菩薩。便由不得神魂飛越。毛骨悚然。久而久之。這位貝太史。便不知不覺的做了重生的陳季常。再世的裴御史。貝太史自從點了庶常。也放了一任主考。不知怎的外間物議沸騰。聲名甚是狼藉。都說他出賣舉人。至於這件事兒的有無。在下做書的。當時並不在場。隔著一個省分。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情在下沒有親知灼見。却也不敢一定下什麼斷語。只說貝太史的口碑。傳入部中。就被一個御史。參了一本。那班京城裏頭的都老爺。照例是這個樣兒。若遇著那勢饒薰天。威權炙手的人。憑著他怎樣的賣官納賄。枉法徇私。這班都老爺。在一旁看著聽著。都是袖手旁觀。罰咒也不敢去動他。一動。若有一個御史。參動了頭。還要窺測天顏的喜怒。要是皇上看了御史的參本。果然震怒起來。免不得要傳旨查辦。這班都老爺得著了這個消息。一個個都發起狠來。你參一本。我參一本。大家都去射那死老虎。你想這個人。既經參奏。已經是個待罪人員。何苦趁別人的鬧熱。再去參他。這位貝太史。就吃了這個苦頭。給這班都老爺。橫參一本。豎參一本。那本上說的話兒。什麼要震怒起來。便將原摺發交浙江巡撫。認真查辦。幸虧這位余中堂曉得這件事兒。心上雖然恨着女婿。不該做出

這樣事兒。削他的顏面。却又看着女兒面上。不得不替他囑托彌縫。這科場賄通關節的事兒。鬧了出來。不是頑的。就是從輕辦理。也要問一個邊遠充軍。余中堂無可奈何。只替他他上下囑托。安頓了那幾個原參的御史。又自己親筆切切實實的寫了一封信。托那浙江撫台。替他辯護。方才把這一樁天字第一號的風波。平了下來。浙江巡撫果然上了一個摺子。替貝太史竭力辯護。無非是查無實據。合那仰懇天恩。免其議處的這些話頭。這個摺子。到了軍機。又有余中堂在裏頭照應。方得從輕發落。把貝太史議了一個回籍閒住的處分。貝太史回得蘇州。剛剛進門。就被這位夫人。指着臉兒。痛罵了一頓。說你這樣不要臉的東西。怎麼竟敢這般大胆。連舉人也賣起來。若不虧我父親。在京城裏頭。同你竭力想法。這個時候。只怕你這個狗頭。早已滾下來了。像你這樣不爭氣的人兒。受了王法。讓我做了寡婦。到也乾淨些兒。省得你活在世上現眼。把這位貝太史。罵得滿面羞慚。滿心惶恐。低着頭。屏息而立。連哼都不敢哼一聲。貝夫人罵了多時。見他不敢開口。也就消了幾分怒氣。到了晚間。貝太史少不得還要奴顏婢膝。陪着無數小心。方才哄得夫人歡喜。自此之後。貝太史時常想起丈人的救命之恩。見了夫人。越發怕得神出鬼入。更兼貝太史本來是個寒士出身。他封翁雖曾做過幾年道臺。家中卻沒有什麼積蓄。你想一個當窮翰林的人。那裏拚得起家產。剛剛巴得放了一任試差。又被那班不近人情的御史。參了回來。依舊是兩袖清風。一肩行李。漸漸的就有些支持不住起來。幸虧這位余中堂的小姐。嫁過門來。奩資豐富。足足的二三十萬。他又善於居積。數年之內。又賺了無數的利錢出來。他見貝太史手中謁蹶。金盡囊空。不免又要將他嫚罵一場。罵過之後。索性不要他管了。自己拿出錢來。供給貝太史的用度。貝太史樂得坐仰其成。隨意揮霍。但是貝太史現在的身家性命。都是從老婆身上得來。家庭之內。不得不曲意承顏。格外又加了二十四分恭順。貝夫人的性氣。一天狠是一天。貝太史的懼內。却一日甚於一日。怕老婆怕到極處。這貝夫人自然就裏趾高氣揚。飛揚跋扈起來。貝夫人將近中年。止生了一個女兒。却生得似玉如花。千嬌百媚。貝夫人的溺愛這個女兒。一言難盡。總而言之。也和余中堂的溺愛貝夫人。

差不多。貝小姐到十九歲上。就嫁了一個常熟人姓彭的。也是一位太史公。家道十分寒素。相貌又甚不揚。更兼生性不羈。疎狂放蕩。狂態逼人。貝夫人聽了貝太史的話兒。又被媒人攬掇。便把一個心愛的女兒。輕輕易易的。許了這位彭太史。說定招贅進門。擇了吉期。就把彭太史贅了進來。貝夫人只道彭太史少年翰苑。定是個風流佳婿。蘊藉才郎。不料新郎官進得門來。貝夫人見他面目不揚。身材短小。說也奇怪。貝小姐倒還沒有什麼。把一個做丈母的貝夫人。氣得個發昏。默默無言。當夜就使出他那一種野蠻手段。硬硬的把貝小姐叫了進來。和自己同床睡覺。不許他出去。和彭太史成婚。一連三天都是如此。把彭太史氣得目瞪口呆。待要和他講個明白。却又是已覺得有些礙口。說不出來。只得放在心中。隱忍不發。那貝小姐年幼嬌癡。畢竟和彭太史有些夫妻的情愫。也只好偷寒送暖。暗地關情。見貝夫人這樣作爲。不曉得他究竟是怎麼一個意見。又不好意思去問他。久而久之。這貝小姐受了專制的壓力。不知不覺。把從前心上的夫婦愛情。都消入東洋大海去了。看官且住。從來男大當婚。女大當嫁。做父母的。見那女兒出閣。自然要指望他琴瑟和鳴。夫妻好合。才是道理。怎麼這位貝夫人。用着野蠻手段。禁制了自己的女兒。不許他夫婦合婚成禮。天地之內。那有這樣詭怪的事情。若果然竟有這樣人兒。那也可算得宇宙之大。無所不有的了。你們試想。貝夫人究竟是怎樣一個心思。原來他仗着自己是中堂之女。翰苑之妻。更兼門第清華。家財百萬。女兒的面貌。又生得珠圓玉潤。柳媚花嬌。算計自家這樣的女兒。那般的聲勢。一定要配一個風流鬚貼的如意郎君。方不辜負他女兒的才貌。見了彭太史這般模樣。氣到極處。便想出一個極糊塗的主見來。忘了那嫁雞隨雞。嫁狗隨狗的兩句俗語。倚着那一往無前的氣勢。竟想替貝小姐於正門之外。另開一個便門。好任他揀選人。才評量面目。差不多有那山陰公主面首三十人的樣子。你想這貝夫人的意見。糊塗到怎麼一個田地。而且貝夫人雖然將近中年。却是意氣飛揚。神情蕩越。絕不像貴家命婦的規模。貝太史雖然曉得。心中也有些不以為然。却那裏敢來問他一問。隨着這貝夫人帶領了小姐。各處燒香隨喜。看戲游園。漸漸的風聲不雅起來。貝太史也只好

眼開眼閉。裝作癡聾。貝小姐更是個少年女子。有什麼定見。近朱者赤。近墨者黑。跟著貝夫人這樣的一個尤物。今天看戲。明日燒香。到處賣弄風騷。招蜂引蝶。貝小姐看了這種樣子。慢慢的也便樂此不疲。那蘇州城內。貝家太太的名聲。却是通國皆知的了。有一天。貝夫人帶了貝小姐。到城外麗華戲館。包了一個包廂。一同看戲。恰恰的霍春榮新自上海到蘇。演得不多幾日。那一天。霍春榮排的戲。正是白水灘。霍春榮的面貌。本來不錯。加以渾身結束。伶俏非常。衣服鮮明。聲情激越。那幾步抬步的身段。更覺得氣概高華。丰儀出衆。剛剛出得場門。只聽得一片喝彩之聲。轟然震耳。到得打翻青面虎的一場。霍春榮本來武功純熟。一路棍法。使得旋轉如風。雖然傀儡登場。却也有些驚心動目。見貝夫人細看那霍春榮時。只見他蜂腰猿背。英武過人。而眼媚橫波。眉含黛色。眉目之間。却又有些媚態。貝夫人看得出神。貝小姐也眼波澄澄。只注在霍春榮一人身上。那霍春榮是個著名弔膀子的都頭。一見了縹緲些兒的女人。便要百計千方。鑽頭覓縫的謀他到手。何況今夜是送上門來的買賣。又見貝夫人等衣裝炫耀。僕從如雲。料想是個大家內眷。弔上了他們的膀子。一定有些好處。不比尋常。便也越發的在上臺買弄精神。把眼光注定在貝夫人的包廂之內。一連飛了他們幾個眼風。把貝夫人母女二人。看得心旌搖搖。六神無主。貝夫人忽然想出一個主意。叫了包廂的案目上來。指名要點霍春榮的戲。點了一齣義旗令。霍春榮見他們點戲。曉得已經入彀。甚是歡喜。便進去換了衣服。重扮了黃天霸出來。這一齣戲。唱得更是認真。貝夫人叫家人放了一封賞洋。只聽得鏘鏘一聲。那雪白的洋錢。就如雨點一般。在臺上四圍亂滾。霍春榮見了十分得意。做到吃緊之際。貝夫人放出那絕嬌必脆的喉嚨。高叫一聲好呀。這一聲喝彩。驚動了合園看戲的人。一個個回頭張望。有分教。狼腰猿臂。驚回蝴蝶之魂。燕頰虎頭。飛入鴛鴦之隊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回

巧姍緣良夜渡銀河

殺風景三更飛黑索

且說貝夫人看到得意之時。不覺一聲喝彩。早驚動了合園看戲的人。大家回過頭看時。早看見貝夫人母女二人。坐在包廂看戲。看得眉飛色舞。壹志凝神。如承丈人之蝸。如射大夫之雉。看的人也有認得的。也有不認得的。見了這個樣兒。免不得一個個暗中好笑。却也不去管他。這貝夫人坐在包廂。只顧和臺上的霍春榮。眉來眼去。及至義旗令做完之後。霍春榮換了一身簇新的紗羅衣服。故意走到包廂。向着貝夫人請安謝賞。貝夫人眉花眼笑。慌忙叫他不要多禮。便搭趣着和霍春榮問答起來。那一對眼光。就如電光石火一般。忽來忽往。飄疾如風。貝小姐坐在貝夫人背後。羞怯怯的低下頭去。再也抬不起來。紅暈腮痕。綠凝眉嫵。却時時在暗中飛過眼風。偷看霍春榮的面貌。一汪秋水。漠漠含情。一班僕婢。侍立在旁。雖然也都看見。只是素來畏懼這位夫人。連貝太史尚且怕他。不敢去管他的帳。何況這班小人。可想而知是怕他的了。當下貝夫人和霍春榮纏綿情話。直到散了戲場。方才回去。這一天之後。貝夫人每夜帶著小姐。出來看戲。又時常把霍春榮叫到公館中去。每每晚十二點鐘進去。直至明天午後。方才出來。也不曉得他們在內。幹的什麼事兒。這却在下面沒有看見。不敢亂說。但是霍春榮有時拿出絕精緻的扇袋荷包。給旁人觀看。說是貝夫人母女親手製造。送給他的。這樣去看起來。只怕霍春榮在貝府中。一箭雙雕。恩情美滿。也未可知。只苦了兩位太史公。擔了懼內的名頭。還要受這般的糟塌。在下雖然是個旁人。却也免不了有些氣憤。這一件事兒。蘇州內省。把他當作新聞。茶坊酒肆。三三兩兩。談的都是貝府的新聞。方小松久在蘇州。那有不知之理。恰值章秋谷同貢春樹到了蘇州。要到麗華去看霍春榮的戲。方小松同着秋谷春樹。走進戲園。一眼先看見了貝夫人母女二人。早已端端正正的。坐在包廂裏面。不覺暗中好笑。方向秋谷說出一句頑話兒來。說他不要輕看了霍春榮。他還是中堂的門婿呢。章秋谷聽了。十分疑怪。似信不信的追問他。究竟這裏頭怎麼一回事兒。方小松方才把貝夫人和霍春榮的故事。一一的演說出來。秋谷聽了。甚是氣憤。道不信天下竟有這般奇事。這貝太史難道是沒有血氣的麼。怎麼任着老婆這樣的出來胡鬧。小松大笑道。豈敢他果然有些血氣。也不至於

怕老婆怕到這種樣兒。我們多是旁人。何必去管他們的閒事。落得看看他們的情形。正在說話。臺上早換了筱榮。祥的文昭關上來。這筱榮祥臺容甚好。嗓音也還不差。唱過了文昭關。就是霍春榮的花蝴蝶了。霍春榮出得臺來。秋谷定睛凝視。只見他穿一件織金雲緞玄色夾衣。內襯繡花短襖。繡花又褲。渾身釘着水鑽。行動時光華照目。映着那臺上保險燈的影兒。分外晶瑩。品貌果然甚好。豐姿不減當年。更兼口白清亮。身段圓融。煞是可愛。只見包廂內的貝夫人母女。兩雙眼睛。釘在霍春榮身上。目不轉睛。只顧呆呆的觀看。到了交手的一場。霍春榮的一把單刀。旋轉如飛。滿身圍繞。但覺得刀光烟燦。燈影迷離。渾身上下。但見一線寒光。絲毫不漏。連秋谷在臺下看着。也不覺高聲喝起彩來。再做到水戰鴛鴦橋的一場。霍春榮撲那兩交勦斗。更是十分快捷。臺下看戲諸人。叫好之聲。闕然不絕。秋谷暗想。乃春榮面貌。著實不差。又有這一身本領。也算得梨園角色之內。一個出色的人材。怪不得這班婦女。見了他就要把持不定。正在心中轉念。霍春榮早已走進戲房。換了衣服。走下臺來。竟到貝夫人坐的包廂裏面。坐在貝夫人背後。貝夫人和他說說笑笑。甚是親熱。章秋谷看了。氣憤非常。向方小松道。怎麼如今世上。竟有這樣無恥的婦人。小松笑道。你真是少見多怪。可曉得如今的風氣。不比從前。還有什麼講究麼。秋谷聽了。不覺一聲嘆息。默默無言。又坐了一會。因看不慣貝夫人和霍春榮那種肉麻樣子。便拉了方小松。和貢春樹。先自走了出來。高桂寶也同出戲園。方小松同着秋谷春樹。仍到桂寶院中。方小松擺酒接風。薦了兩個倌人。給秋谷春樹二人。一個叫金媛媛。一個叫朱素卿。秋谷便叫了金媛媛。春樹便叫了朱素卿。不多時。兩人一齊到了。秋谷看金媛媛時。身材嫵娜。骨格輕盈。雖然趕不上陳文仙。也還罷了。再看朱素卿。面貌也和金媛媛彷彿。都是中上之材。秋谷雖叫了金媛媛的局。却並不在意。倒是金媛媛和朱素卿。見他們舉止豪華。風儀秀美。格外的巴結起來。秋谷也只得略略應酬。這一席直到三點多鐘。方才散席。秋谷同春樹。一起回到船上歇息。方小松不必說起。自然就是住在高桂寶家了。按下秋谷一邊。只說麗華戲園。那一天章秋谷等走後。鬧了一場風波。你道是什麼事情。原來貝夫人在麗華



看戲。恰好包廂對面。另有一個看戲客人。這人姓郭。是個廣東的候補道。蘇州人氏。和貝太史很有交情。爲人任俠。喜抱不平。氣概高華。性情慷慨。只是有一樁壞處。性如烈火。急躁非常。向和貝太史詩酒往來。互相愛敬。這貝太史原是一個詩酒名家。風流才子。若單看他的表面。那裏曉得他是個懼內的都頭。怕老婆的領袖。這位郭觀察。雖是和他要好。却一向不曉得他的家事。只道貝夫人是個名門閨秀。自然是貝太史的內助。三從具備。四德兼全的了。有一天。郭觀察在親戚家中。聽見了貝夫人這些笑話。郭觀察那裏肯信。反說那親戚不該污讒閨門。那親戚向他力辯道。這件事兒。並不是我一人知道。蘇州城內。到處皆知。你只顧去細加察訪就是了。我和貝府上。又沒有什麼仇恨。爲什麼要捏造這些說話呢。郭道台聽了。覺得他親戚的話。甚是有理。然而終是半信半疑的。不肯當真。隔了幾天。郭道台自家出去細細的打聽一回。果然衆口相同。大家都把貝夫人妍戲子的事兒。當作新聞傳說。郭道台打聽得實。直氣得他氣湧心頭。雙眉倒豎。一時忍耐不住。一口氣直走到貝太史家來。要見了貝太史。和他當面說明。叫他以後當心防範。那知事有湊巧。貝太史剛剛不知爲了什麼事情。兩天之前。往上海去了。郭道台見不着貝太史。恨得他擦掌摩拳。氣無可出。暗想貝太史這樣一個人。也算有些名氣。怎麼娶着這般婦女。怎不叫人和他代抱不平。氣了一會。忽又轉一個念頭。想道。天下的事情。眼見是實。耳聞是虛。雖然衆口一辭。我却究竟沒有看見。難保是他人捏造的話兒。我何不到華麗去看幾天戲。一則解了自家的疑惑。二則看看他們情形。豈不是好主意。已定。便到麗華戲館。一連看了幾天。把貝夫人和霍春榮的情事。一齊看放在心上。十分憤恨。無計可施。這郭道台和江蘇桌台朱竹君。交情極好。並且是結拜弟兄。這一天。見了朱桌台。偶然提起這件事情。還氣得咬牙切齒的。問朱桌台可有什麼法兒。朱桌台也詫異道。天下竟有這般惡棍。難道貝太史竟是絲毫不覺。也不約束約束的麼。郭道又把貝太史的家事。怎樣的懼內。如何的情形。把近來聽見的說話。和盤托出。朱桌台想了一回道。這件事兒。要辦他也甚容易。只要辦他個外來流棍。把貝府的這些情事。隱過不提。料想貝夫人也沒有什麼法子庇護著他。你道這

個辦法如何。郭道台聽了大喜道。這個辦法果然甚好。像這樣的淫棍。把他留在蘇州。真是害人不淺的東西。辦掉了他。也是你的一件德政。說着立起來打了一躬。朱臬台笑道。究竟你和他有什麼冤仇。要你這般着急。當下又談了一回。定了主意。郭道台就走了。朱臬台次日。上院把這件事細細的稟了撫台。撫台勃然大怒。便叫他下去。立刻飭縣提人。從嚴究辦。朱臬臺答應下來。恐怕飭縣提人。漏了信息。被他逃走。或者霍春榮得了這個信息。竟去躲在貝府裏頭。又不好派人去搜捉。豈不便宜了這個棍徒。當下不露風聲。密密的下了一個密札。給那馬路工程局委員李蘭生。札內還附了一個訪牌。話頭說得十分利害。叫他立刻會同捕房。連夜拿人。原來蘇州馬路。止有一個捕房。沒有會審公解。凡有馬路訟案。以及華洋交涉。這些事情。都是工程局委員兼管。所以工程局在馬路。極是有權。李蘭生接到了這角公文。不敢怠慢。連忙叫上四個能幹差役。吩咐一番。又去照知捕房。派了兩個巡捕。協同拿捉。這班差捕。到了戲園。霍春榮正在臺上唱戲。不便去拿。及至唱完了戲下臺。又在貝夫人包廂裏面。談談說說。甚是開心。此時麗華園主。已經知道。再三央懇。解差巡捕。不要在園內拿人。待他出了戲園。再行拿捉。差人等初時不肯。又送了他們一筆差錢。方才答應。守在戲園門口。等他出去。順手擒拿。不怕他飛上天去。那貝夫人等到戲場將散。便上轎進城。霍春榮慢吞吞。跟在轎子後頭。想要跟進城內。不隄防剛剛一脚跨出園門。早有一個差人。走上前來。就是劈胸一把。霍春榮夢裏也不曉得。朱臬臺叫人捉他。只認做或者是他的仇家。要想同他拚命。那時止不住心頭火發。用了一個解手法兒。左手把癡差的手托開。霍地將身子閃過。右手向癡差的領下。隨手一叉。這個癡差不會防備。他要動手。招架不及。早被他叉得仰面一交。直跌得有四五步遠。近兩旁的人。一齊吃驚。還有三個差人。兩個巡捕。見了這般光景。一個個心中大怒。便一擁上前。高聲喊道。我們是臬臺朱大人派來拿你。你這個東西。好生大膽。竟敢動手毆差。你還不好跟了我們前去。直要自討苦吃麼。霍春榮聽得臬臺拿他。這一驚却也非同小可。那裏還敢動手。又見巡捕把號叫放在手中。預備着要吹的樣子。越發不敢怎樣。憑著他們四五人。把他橫拖倒曳。

扭辮子的扭辮子。揪胸脯的揪胸脯。差人又在身邊取在鐵鍊來。嘩哪一聲。將他鎖上。正拖着要走。前面的貝夫人坐在轎中。聽得後面喧嚷。不曉得什麼事情。叫一個家人回來打聽。那家人見春榮被一班差人巡捕鎖了起來。連忙走到貝夫人轎前。說知備細。貝夫人大驚失色。急急的又叫兩個家人回去問那差人。霍春榮犯的是什麼案情。可好隨時交保。到了過堂的時候。不妨竟到貝府提人。又大大的許他們重酬差費。在貝夫人的意思。想著如今世上。只重銀錢。憑你再是天大的官司。只要用銀錢承抵。料想沒有辦不到的事情。萬想不到霍春榮的案情。就是爲他自己。那些差人聽得貝府許他銀子。心上雖然歡喜。從來說公門中人。見了銀錢。就以蒼蠅見血一般。那肯輕輕放過。無奈春榮的案情甚重。怎敢受他們的賄賂。正是三更怪雨。摧殘並蒂之花。一夜罡風。驚散同心之鳥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一回 美優伶駁翻堂上官 懦太史不問河東吼

却說廨差和巡捕。在戲園門口。鎖了霍春榮。正要走時。見貝府的家人急急的趕來詢問。並重重的許了謝儀。若是換了別人。只要案情犯得輕些。這班差人便好得錢買放。怎奈這霍春榮。是臬臺的公事提人。更兼犯的案情甚重。若要買放了他。就是工程局委員。也就不起這個處分。何況這班差人。那敢怠慢。一個差人便冷笑一聲道。我們是奉上差遣。概不由己。這霍春榮。是臬臺朱大人立等提案的人。我們就不起這個干係。你想朱大人的性情何等利害。我們若把他放走。我們自己還要性命麼。倒是請你們太太回去。叫貝大人寫封信。到朱大人那裏。和他說個情兒。料想朱大人沒有不答應的。此刻向我們說話。却是沒用。一面說着。一面把霍春榮前推後擁。竟自去了。貝夫人在轎子裏頭。看得分明。聽得真切。見霍春榮鐵索銀鐐的。被一班差人拉着。脚不點地的。走了過去。貝夫人看了這般光景。止不住一陣心酸。早流下淚來。想來霍春榮的案情。犯得重了。所以臬臺立刻提人。自家想來想去。想不

出一個搭救的法兒。只得要依著差人的說話。叫貝太史寫信去保他出來。偏偏的貝太史又到上海去了。不在蘇州。一時不得回來。只得自行回去。在轎中躁脚恨道。平日間用他不著的時候。他偏要挨在家中。這個當兒。要用着他起來。却又走到上海去了。貝夫人回到家中。母女二人十分懊惱。貝小姐紅着眼圈。含了一汪珠淚。默然不語。貝夫人也背過臉兒。暗中流淚。口內却還在那裏安慰着貝小姐道。你不要心慌。待我慢慢兒的想法。好在你父親也就回來。等他回來之後。叫他寫信。或者親去見那朱臬臺。難道咱們這等的一分人家。要保一個人。都保不下來麼。貝小姐聽去。略略心上安了些兒。却終是滿心不快。便也睡了一夜之中。一個半老徐娘。一個盧家少婦。不知流掉了多少眼淚。錦幃虛掩。寶枕橫陳。蠟淚未消。春痕猶膩。紅愁綠怨。淒涼斗帳之春。冰簟銀床。辜負華清之夢。好容易盼到次日。貝夫人一早起來。便叫一個家人。到電報局去。打個急電到上海去。要叫貝太史立刻回來。又叫兩個家人。去到臬臺衙門。打聽霍春榮的消息。那知這件事兒。異常機密。再也打聽不出來。這一天工夫。貝夫人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。茶飯無心。坐立不安。又過一天。貝太史在上海。接着了家中一個急電。叫他立時回去。不曉得家中出了什麼事情。倒大大的吃了一驚。果然立刻趁了輪船。回到蘇州。貝夫人見丈夫回來了。略覺放心。這個時候。正是用得着他的時候。免不得也要放些笑面出來。便叫他寫信給朱臬臺。保那霍春榮出來。貝太史聽了。呆了一呆。不敢開口。原來貝夫人和霍春榮的事實。貝太史也有點風聲。雖然心中憤恨。却也無可如何。又不敢把霍春榮怎樣。現在聽得朱臬臺訪拿了他。正在心中快活。不隄防他這位夫人。竟堂堂皇皇的。叫他寫信。要把霍春榮取保出來。不覺呆了半晌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貝夫人見他並不開口。已經有些怒意。便問道。怎麼樣。爲什麼。一句口都不開。難道我煩你這點事兒。你都不答應麼。貝太史見他夫人發怒。粉面生紅。蛾眉微豎。又嚇得手足慌忙。滿心裏要教訓他幾句。無奈見了他的影子。聽了他的聲音。便覺得筋酥骨軟。此刻見夫人發起火來。那裏還敢駁回。掙了半晌。方才掙出一句話來道。我不曉得他犯的是什麼案情。怎麼就好寫信。況且朱竹君也不是遇事生風的人。這

件事兒。一定內中有個道理。若是冒冒失失的。寫封信去。就要保人。他答應了還好。若不答應。可不是落了一個下風。你也要替我想。想才是。貝夫人怒道。我不管他犯的是什麼案情。橫豎是冤枉的就是了。你不肯寫信。難道就罷了不成。說着。把一對秋波。狠狠的瞪着貝太史。差不多又要發作。若是貝太史是個有些性氣的人。把正責備夫人幾句。一定不肯寫信。就是貝夫人再要凶悍些兒。也不能把貝太史當真怎樣。無奈貝太史向來懼內。真是聞風胆落。望影驚心。現在見他夫人倒豎雙眉。又將發作。就嚇得他諾諾連聲的道。我也沒有說一定不寫。不過問問他的案情。好像被他們看了。說你連他犯的什麼案情。也沒有弄得清楚。還要來保什麼人。所以我和你商量一回兒。並不是不肯聽你的話。你休要這般動氣。貝夫人聽了貝太史一番說話。方才收了怒容。却又冷笑一聲道。他犯的什麼案情。我知道麼。你一個做男子的。這點事兒。打聽不出。反來問起我來。可不是個笑話。貝太史又碰了這個釘子。也只好低頭忍受。便向貝夫人道。你既然一定要去保他。我就去寫信就是了。貝夫人聽他肯寫。立刻換了一面的笑容。向貝太史笑道。我不過叫你寫一封信兒。你就妝腔作勢的。不肯答應。一定要嘔上我的氣來。才肯去寫。我真不懂。你是個什麼性情。說着。又笑了。又問道。你清早進城。可曾吃過點心。貝太史道。我接了你的電報。不知家中有什麼事情。急得我一夜沒有合眼。輪船一到碼頭。我就忙着上岸。趕緊回來。這早晚會吃過什麼點心。貝夫人聽了。慌忙替他張羅點心。一會兒來了。貝夫人向他笑道。你今天沒有吃過點心。想是有些餓了。快些吃罷。吃飽了好去寫信。貝太史這一刻兒的快活。真是他有以生來。從沒有受過他夫人這般的優待。只把他樂得抓耳搔腮。不知怎樣才好。把方才那一肚皮的怨氣。早消化到九霄雲外去了。吃了點心。急匆匆的往外就走。貝夫人叫住他問道。可是去寫信麼。貝太史連連答應。果然走到書房裏。順着他夫人的意思。結結實實的寫了一封信。拿進來給貝夫人看了。貝夫人甚是歡喜。叫他快些送去。貝太史又在信中。加蓋了一方名字圖章。叫了一個能幹家人。當面吩咐了幾句說話。叫他把這一封信。送到臬臺衙門。面見朱臬臺。要討他一個回信。家人答應去了。不料家人去了一

會空手回來。也沒有回信。貝太史甚是詫異。急問怎樣沒有回信。可是沒有見着朱大人嗎。家人道。見是見着的。朱大人正在簽押房看公事。家人把老爺的信呈上。並說要求大人賞封回信。好待家人回去銷差。不想朱大人拆開了信。看了一回。冷笑一聲。問道。這霍春榮的案情。難道你家大人竟不曉得麼。家人回道。小的主人初在上海回來。實在不知備細。總求大人開恩。准他取保。小的主人就感激不盡了。朱大人聽了。不但不肯答應。反又冷笑一聲。對家人說。你回去上復你們貴上。這霍春榮是撫臺的訪牌。不干我事。況且犯的案情。十分曖昧。你們貴上就不管這件事情也罷。家人無法。只得回來。聽老爺的示下。貝太史聽了。正在沉吟。貝夫人早急得手足如冰。花容失色。急向貝太史道。他既是這般說法。你最好竟去拜會他一躉。打聽打聽。究竟是怎樣一個道理。或者再寫封信給那撫台。料想討個情兒。也還使得。不然像咱們這樣人家。一個戲子。都保不下來。以後還要想辦得了事麼。貝太史聽了。貝夫人一派一想情願的話頭。雖是心中很不願意。又不敢推辭。只得說道。這個撫台。我和他從沒有來往。寫信去也是枉然。還是朱桌台和我的交情還好。或者到他那裏。問了個明白。和他商議一個法兒。只要朱桌台答應了。叫他取保。料想撫臺也沒有什麼不肯。你道如何。貝夫人聽見丈夫肯去。又歡喜起來。立刻替他取出衣冠。親手和他穿戴。這又是向來沒有的事情。破題兒第一次。貝太史受了這般恩寵。不覺的有些感激涕零起來。自然盡心竭力的和他辦事。不料轎子到了。桌臺衙門。投進帖子。隔了半天。也不叫請。貝太史呆呆的坐在轎內。等得好不心焦。又等了合一會。方見一個家人。拿着名帖。慢吞吞的走了出來。走到轎子面前。說聲擋駕。請一個安。貝太史十分疑惑。連忙把來的家人叫住。細細問他。爲什麼今天不見。那家人看着貝太史的面上。嘻的笑了一聲。方才答道。大人有公事。不能見客。說了這一句。竟自走了進去。貝太史看了這般光景。只得回來。向貝夫人說了。貝夫人也無計可施。只同着小姐。無情無緒的暗中流淚。貝太史看在眼中。也不敢問。貝夫人想了一天。忽然想了一個主意出來。心中大喜。你道他想的是什麼主意。他想起父親現在軍機。聲名赫奕。只要打個電報。給他父親。請他父親在京裏打一個

電報給江蘇巡撫。和霍春榮說個情兒。料想外省督撫。一個個都要巴結軍機處的人員。就是一個軍機章京。他也不肯得罪。何況我父親做了十年相國。那有辦不到的事情。想定了主意。便逼著貝太史。和他擬了一個極長的電稿。約有二百多字。說了無數的謊話。也不曉得怎麼措辭。做書的人。當初沒有看見他的底稿。也只好付之闕如的。當下擬好了電報。叫家人到電報局內。打了一個三等商電。這一個電報。却是化了一百四五十塊錢。立時立刻發了出去。貝夫人自從發了這個電報。指望余中堂聽了他的說話。打個電報。給蘇州撫臺。眼見得霍春榮不日便可放出狴狂。重圓綺夢。眼睜睜的。只望霍春榮出來。那知過了兩天。余中堂處來了一個回電。電報局繙好號碼。送了過來。貝夫人見了余中堂回電。心中大喜。只道霍春榮的事情。有些指望。誰知拆得開來一看。那電碼端端正正的。不多幾個字兒。除了住處姓名之外。只有八個大字。是事涉優伶。無庸過問。貝夫人看了。氣得他把一張電報撕得粉碎。攢在地上。又把他父親咒罵了一場。自此之後。貝夫人無可奈何。只得死心塌地的。暗暗的叫人去看了霍春榮幾次。花了好些使費。因此霍春榮雖然拘禁縣監。倒也並不吃苦。貝夫人一邊的事。按下不提。只說霍春榮被差人拿去。在巡捕房關了一夜。工程局委員問了一堂。霍春榮自己也昏天黑地的。說不出爲了什麼事情。工程局委員道。你的事情。本來是上憲提人。我也不來問你。祇把你解到臬臺那裏。看你的運氣罷了。說着。就叫麻差押下去。備了文書。將他申解到臬臺衙門。臬臺朱竹君看了文書。也不提訊。把霍春榮發到元和縣來。叫他問供。元和縣大老爺。接到了臬臺的公事。不敢怠慢。立刻升堂。把霍春榮帶上堂來。那霍春榮到了縣堂。跪在地下。不等縣大老爺開口。先是高聲問道。小的究竟犯了什麼罪名。要朱大人這樣的費心搜捉。縣大老爺見他這般強項。不由動起火來。把驚堂一拍道。你這個該死的棍徒。你引誘貝大人的妻女。夜入人家。還說沒有罪麼。本縣看你還是好好的招成。免受刑法。霍春榮見縣大老爺這樣問法。膽又放大了幾分。定一定神。又高聲答道。戲子唱戲爲生。向來安分。不敢做這樣的事情。求大老爺明鑒。縣大老爺又拍著驚堂道。現有真贓實據。你還要希圖抵賴麼。霍春榮心中暗

想事到如今。左右難逃公道。落得索性把他挺撞一番。便又高聲道。大老爺既說現有真贓實據。請問大老爺是個什麼賊據呢。縣大老爺又喝道。你時常自己拿著什麼扇袋荷包。給人觀看。說是貝夫人母女親手製造。送給你的。難道還不算真贓實據不成。霍春榮聽到此處。竟哈哈大笑起來。笑得滿堂差役相顧失色。縣大老爺又羞又怒。高聲喝道。你笑的什麼。難道本縣問錯了麼。霍春榮笑了一會。方才回道。就是這荷包扇袋。就算做引誘的憑據。麼不瞞你大老爺說。戲子在京城裏頭唱戲。那些王爺中堂的太太小姐們。說戲子唱得好戲。時常叫到府中。說說閒話。不算什麼希奇。再說起荷包扇袋來。戲子在京城裏。常有太太們賞些活計。更不算了什麼事情。大老爺說戲子引誘貝大人家的妻女。戲子唱戲爲生。那有這般大膽。不過貝大人的太太。長到戲園看戲。貝大人又是個頭等鄉紳。點了戲子的戲。戲子不能不唱。貝太太放了賞錢。戲子不能不去謝賞。謝賞的時候。貝太太叫住戲子。問幾句話。戲子不敢不應。貝太太一團好意。和戲子說句話兒。難道戲子就好跑掉了麼。至於大老爺說。戲子夜入人家。戲子一個唱戲的人。那敢向人家混走。都是貝太太幾次叫人來叫戲子進城。戲子方敢進去。況且貝大人家。是何等等規矩。那樣的人家。就憑着戲子這樣一個人兒。裏邊沒有招呼。就走得進去麼。這樣的事情。大老爺要說戲子的罪名。戲子就死也不服。大老爺若是不信。只願叫人到貝府上去打聽。若有一字虛言。聽憑大老爺怎生懲辦。正是一夕公庭之供。口利如風。三千堂上之刑。鞭飛碧血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二回

霍春榮利口受官刑

宋子英喪心施騙局

且說霍春榮在元和縣堂上。侃侃鑿鑿的說出一番口供。把所有的事情。都推在貝夫人身上。自家却卸得乾乾淨淨的。好像與他無涉一般。這位元和縣大老爺。聽了他一番口供。竟被他駁得目瞪口呆。那裏敢再問下去。怕他再要說出別家閨闈的事來。得罪了蘇州城內的鄉紳。不是頑的。當下坐在公案上面。一句話都問不出來。停了一



回。方才說道。你方才說的話兒。都是胡鬧。難道貝大人的太太。和你有什麼干涉不成。霍春榮聽了。又冷笑道。大老爺不是方才問着戲子。說是戲子引誘了貝大人的妻女。戲子才敢從實供招。此刻怎麼又說這般說話。可是大老爺忘記了麼。這幾句話。說得兩旁的差役。都好笑起來。雖然不敢喧嚷。却已一個個掩口葫蘆。縣大老爺聽了。怒道。你這個大担的棍徒。這般可惡。連本縣都頂撞起來。吩咐左右掌嘴。差人答應一聲。喊了一聲堂威。正要上前。霍春榮兩手一攔道。且慢。戲子若是說錯了什麼話兒。或者真犯了什麼罪名。才好領大老爺的刑法。戲子倒底在大老爺案下犯的何等事情。還請大老爺明講。縣大老爺被霍春榮這一頂。竟是無言可答。呆了一刻。方才咬牙大怒道。你仗着這般利口。頂撞本縣。本縣今天偏要打你一遭。說着。又喝差役快些動手。差役見本官發怒。不敢怠慢。不由分說。上來了幾差個役。把霍春榮按住。一五一十的。打了四十。打完了放他起來。縣大老爺喝道。你既然不肯招供。本縣一天到晚的公事甚多。那有工夫問你。渾深你是臬憲解來的人。且待本縣去稟復了朱大人。再來問你。說完這幾句話。便喝叫差人帶他下去。霍春榮被差人帶了下來。仰着臉兒冷笑道。我自己的罪名。通沒有曉得。到打了四十個嘴巴。豈不可笑。一面說着。一面挺着胸脯。大踏步的走下去。這裏縣大老爺完了堂事。一逕便到臬臺衙門。稟見朱臬臺。慢慢的踱了出來。說了幾句閒話。便問霍春榮的案子。問得怎麼樣了。元和縣便從袖內取出一紙供單。鞠躬獻上。朱臬臺看了一遍。就冷笑一聲。問那元和縣道。我不懂你的問案。爲什麼這樣的糊塗。你想這件事情。關涉人家的內眷。怎麼好和他當面說明。惹得他牽牽連連的說了這麼一大篇兒。還是聽了他的好呢。還是不聽他的好呢。將來傳揚出來。得罪了紳士。還在其次。何苦去壞人家閨閣的名聲。說得元和縣面紅耳赤。跼蹐不安。連忙立起身來。請了一個安道。大人明鑒。這都是卑職糊塗。沒有想到這層道理。卑職下去再問就是了。朱臬臺又冷笑道。不敢勞動。還是老兄下去。仍將把霍春榮申解上來。我自己來問罷。元和縣聽了。滿面羞慚。只得諾諾連聲的退下去了。果然仍把霍春榮解了上來。朱臬臺聽得霍春榮解到。便傳呼伺候。立刻升堂。臬臺升坐大堂。不比州縣。